

《Red》— 對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的復仇

曹文翬

如果要你告訴一個先天失明的人形容「紅色」，你會怎麼說？像蘋果？像旭日？像血？日本漫畫家村枝賢一自 1999 年起花了 7 年的光景畫了一套講述印第安人復仇的漫畫 — 《Red》(港譯：邊緣反擊)。自初出道作品《I'm a champion》開始，村枝賢一的畫功與說故事的能力便不斷進化，而最為港產漫畫迷熟悉的是與超現實足球主義的《足球小將》相反的足球漫畫《我們的足球場》。走出了運動漫畫的木人巷後，村枝賢一像井上雄彥(註：《男兒當入樽》作者)一樣，以漫畫探討日本內在的精神文化。但與井上君不同，村枝賢一不是直接以日本作為漫畫的背景脈絡(context)，而是以美國作為反思日本文化的舞台，這個屬於紅色人種印第安人故鄉的舞台。

「藍色的陰影會射出赤紅色的箭，朝著你們的罪孽射過來」

「眾所周知，美洲大陸原本是屬於印第安人，從東面海洋來的白人與印第安人相比可以是又矮又瘦。美洲的印第安人對這些初到貴境的白人並沒有任何戒心，還稱呼白人做「朋友」，因為印第安人認為這片大地不屬於任何人，反而自己跟其他動物、樹木、石和風，都是大地的一部份。所以印第安人認為幫助白人是平常事，可是「朋友」出賣了印第安人，他們一廂情願地的認定土地是印第安人的財產，心想只要用錢毫可以買過來，於是白人訂立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契約，以自己的利益為先，勇悍的印第安人拿起原始的武器與精良的騎兵隊進行對抗，結果人數愈來愈少，而剩下的來的老弱婦孺被迫搬遷徙到居留區……」

《Red》就是在這個背景脈絡下發生，主角列度(Red)是印第安人維沙族的遺孤和族長。他的族人、親人、朋友在遷徙到居留區期間被白人軍隊「布魯小隊」(Blue)屠殺滅族，其理由是獲得「狩獵的樂趣」。造就這種殘忍卻又在當時被認可為合理的暴力，村枝賢一在漫畫中的解釋是為瞭國家培養現代陸軍和軍事工業，由於「美國是靠奪取土地得來的國家，所以一定要靠軍隊保護。為了試驗武器和培養士兵習慣冷血屠殺的場面」這種合理化瘋狂殺戮不正正是軍國主義嗎？美國立國表面在地理上沒有侵佔任何國家，但每一寸國土都是踐踏印第安人的信任與純良而建立起來的。難怪村枝賢一借漫畫中男配角伊東伊衛郎(一個流浪到美國的日本武士)的口說出他對這種軍國主義的感想：「你們(指白人)是地獄的惡鬼，由你們這些惡鬼所創立的國家……怎可能會有神！」

面對軍國主義，難道印第安人一直都任白人宰割？儘管當時還有其他印第安人也當起遊擊隊屠殺白人還擊，並視之為榮譽，例如阿帕奇人可以說是最早的恐怖份子。但一向與世無爭的印第安人試問又怎敵得過先進的槍砲？印第安人只能

以靈魂和榮譽為誓，以生命作為箭，為的不是明天，而是被搶走了的昨天。

一廂情願找尋一個可以讓我死的地方

尼采曾說：「人生極至莫過於成熟到能坦然面對死亡。」要說不怕死，沒有一種意識形態比得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立足於榮譽，喪失了榮譽的武士是恥辱，不得不進行切腹。可是榮譽與生死是否同價？村枝賢一對這種別樹一格的恥文化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在《Red》中，伊東伊衛郎是背負著膽小怕死的恥辱漂洋過海到「自由與夢想的國度」，為自己活著沒死掉而鐵悔；直至遇上列度，他決定捨身幫助列度進行復仇大計，並在戰鬥中重拾過去武士尊嚴和找尋讓自己死的地方。武士道的榮與恥共存在這個異鄉武士心上。在與冷血與狡猾的布魯小隊面前，連番九死一生的西部槍戰下，伊衛郎被弄至幾乎雙目失明，死神已在向他招手，但也沒有打消尋死的意慾，只是沒有完成復仇前，他不可以讓自己死掉。如明治時代的所有武士一般，伊衛郎也深信以殉道作為人生最光輝的一刻。武士道精神與求生的本能一再在伊衛郎的內心交戰，這亦是所有日本武士的哀歌。

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文化兩隻幽靈，近代日本的歷史與政治發展中，這兩隻幽靈在今時今日依然舉足輕重。村枝賢一用地球另一端印第安人復仇的故事去為這兩隻幽靈下一個註腳，藉此提醒讀者，不要被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這兩隻幽靈「上身」，做出傷己害人之事。村枝賢一眼中的紅色，不是屠殺自殺的污血，而是嬰兒出生時鮮血，是生命與希望的顏色。